

太阳是家乡的红，月亮是家乡的圆

□沈健



沈健，高级政工师，研究生学历，转业军人，长期在北京某国企党委宣传部工作，历任新闻干事、宣传部副部长、部长、企业报总编辑等职。

我是如皋人。从小，我吃着如皋水长大，说着如皋话成长。

时光如梭。不知不觉间，我离开家乡如皋，已经42年了。1980年11月，一纸入伍通知书，让我前往南通港，登上了到南京浦口的客船，开启了这之后工作并落户在北京的人生新旅程。

离开故乡，去他乡。如皋成为我的故乡；首都北京，成为了我的第二故乡。随着我离开如皋的时间愈久，我对如皋的感情越深；随着我人生履历和生活阅历的日趋丰富，我对如皋的印象越来越美。

如皋之美，无法替代；如皋之情，萦绕不去！如皋的风物，如皋的人，如皋的口音，如皋的脆饼、蟹黄包、肉渣、黑塌菜、萝卜条等美食美味……成为我对家乡最形象的记忆和向往，而最怀念的就是我记忆深处的陪伴和照耀我长大的如皋的太阳和如皋的月亮。

人是故乡亲，月是故乡圆。在我一个甲子的人生阅历中，对这句话的体会，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大，越来越深，越来越真切。也许我小时候，天特别蓝，水特别清，空气特别净，总感到太阳和月亮的

美。我在陶醉中呐喊，在回忆中呼喊：家乡的太阳最红！家乡的月亮最圆！

我与初升的太阳首先有个约会。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年，我出生在一个仲秋季节的清晨，当我的一声啼哭划破了黎明前的黑暗，一轮红日从东方喷薄而出，我的父母亲，爷爷、奶奶、小姑和大舅，迎着初升的太阳，前来为我“庆生”，欢迎我来到了“沈良友家”，让我的爷爷奶奶有了“长孙”。我出生在我家麦秸杆屋面的土坯房里，给我接生的老太，是老家马庄五队人。庄上的孩子出生，都请她，人人喊她“相国妈妈”、“马云奶奶”。

生产队的时任民兵排长唐学银，给我取名“灵建”，希望我“聪明爱学，脑子灵光”。上学后，叫成“沈建”；工作后，又叫成“沈健”，权且理解为多了一份健康健康的美好寓意吧！

如皋位于平原地区，一马平川，没有山景。我们从小到大，感觉最美的景物，莫过于太阳，还有那太阳光芒照耀下的庄稼，绿油油的麦苗在太阳光下拔节生长，能够听到拔节的声音；稻谷在太阳光下，带着露水，籽粒不断鼓胀和饱满，稻穗金灿灿一片低着头弯着腰，一眼望不到头……

观看日出日落，是我们最乐此不疲的童趣。从小，家乡如皋的天空总是湛蓝湛蓝的，在上下学的路上，在田间地头劳作的时候，见证了一次又一次日出日落的大美。日出时分，东方露出了鱼肚白，出现些许红光，眨眼间，一道金边跃出了地平线，由慢到快，渐渐地金边变宽变大，看到了太阳冉冉升起，看到了太阳轮廓的不断增大，直到整个太阳跃出了地平线，光芒四射，金光灿灿，大大的，红红的，暖暖的，煞是好看。整个太阳升起的过程，有如新生的婴儿出生，令人期待，令人激动不已。当整个太阳渐渐升到一树头高的时候，渐渐由红变为白，由大变小。一般这个时候，村庄的社员早早地劳作在田地里，金灿灿的朝霞照在他们身上，照耀在庄稼地里，美丽如画。乡人每天的劳作，基本是随着一天中太阳轨迹的运行来进行，天气冷的时候，在太阳底下加油干，天气热的时候，躲开中午的太阳，早晚干。

在距离我们一两里地外的第一生产队边上，有一条如皋的母亲河——龙游河。傍晚时分，向西边的方向眺望，是一条长长的林带。林带长在河岸上，全是洋槐树。眺望落日美景，红红的、大大的太阳，卧龙一样的长长的林带，太阳越接近林带，体积越大，色彩越红，姿态越是美丽，向地平线滚落的速度越快，当太阳以加速度滑下林带的树头后，天空马上灰暗下来，很快，天就擦黑了。

深秋季节，是收获的季节，太阳光把沉甸甸的稻谷穗，照得泛金光，把收获后运送到生产队大场（打谷场）上的堆积如山的玉米棒子，照得好似金山银山，把收获玉米后新长出胡萝卜苗、青菜苗的庄稼地，照得如同给绿地毯一样的庄稼，增加了一层金丝毯。

一年四季，如皋的太阳，不断变幻着美的色彩，美的姿态，给人以不同的美的感受。地球围着太阳转，月亮绕着地球转。我在如皋生活的18年中，如皋的太阳和月亮，是我最挚爱的“好伙伴”。白天，跟着太阳跑，晚间追着月亮玩。有月亮的天气，我们如皋叫做“亮星天”。“亮星天”是我们小孩子的最爱，可以不睡觉，跑出去和小伙伴们疯玩。农忙季节的“亮星天”，大人们往往要上夜班，到田地里收麦、割稻、铲玉米秸等，更多的是在生产队的大场（打谷场）上，用拖拉机作为动力的脱粒机，进行麦捆或稻把的脱粒，大人们经常要忙通宵。

“亮星天”，月亮很大，很圆。我们小时候，经常把目光聚焦到月亮上，关注着月圆月缺。大概初几了，该出现月亮了，到什么时候，月亮会变月牙形或半月形与满月了。农村的“亮星天”，天空明月高悬，繁星点点，尤其是到了夏季，静谧中，偶有虫儿的鸣叫，别有一番韵味。

“亮星天”可以到地里干活，可以到外面玩耍。夏季的“亮星天”，我们的生活最为丰富。小伙伴们经常相约去外村看露天电影，要跑夜路来回10多里地；没有电影看的时候，也不闲着，小伙伴们在村里一户人家门口疯跑、嬉笑打闹，捉迷藏……

在“亮星天”晚间纳凉，是我们如皋人夏季普遍的消暑方式。如皋的盛夏，还是酷暑难耐的，白天非常热，人们有午饭后睡午觉躲避暑热的习惯，晚间，有到场院里乘凉的习惯。满月的时候，在场院里纳凉的感觉最美。一户人家，会把饭桌、长条凳子搬到场院里，一家人在场院里纳凉、说话，大家会边摇着蒲扇，边吃着炒蚕豆，边看月亮看星星。大人们还给孩子们讲关于月亮和星星的故事。月亮上阴影部分是桂花树，上面有嫦娥、吴刚，吴刚不停地砍伐桂花树，不然，桂花树会把天撑破了……关于月亮的知识，都是小时候我从妈妈的故事里听来的。

如皋的月亮，让我从小到大的生活，充满了故事，充满了向往，充满了美的追求！

如皋，我的家乡！如皋，生我养我的地方！如皋的太阳最红！如皋的月亮最圆！



齐心向未来

李夏荣篆刻

秋风从乡野吹过

□陈正言

黄昏，走在乡间小路上忽然，悄悄吹来西北风散开了满天的秋意带来了丝丝的悲凉风旋转着落日的余晖吹过静静的田野和乡村

风吹拂金黄色稻田稻穗随风闪动腾挪如宽阔的河面波光粼粼阵阵香气弥漫着大地

风吹拂过玉米田乳白色玉米棒轻轻摇晃枯萎的叶片和秸秆依然包裹果实不肯放松

风吹拂过乡间小路篱落添黄，菜畦映碧扁豆大豆，叶枯荚满萝卜油菜，一片绿油油

风吹拂过乡间小溪清浅如练，孤鹭残霞茵茵香消，芦花茫茫小草枯黄，野花星星点点

风吹过农家小院花生大豆，整齐堆放橘子柿子，挂满枝桠农夫忙碌，脸上笑盈盈

一年一年的秋风把乡野吹得色彩斑斓这岂是悲凉？这是大自然的恩赐让人类繁衍不息我爱这秋日的风

细节

□侯求学

一场剧烈的寒潮不消一夜就将暑热送去了天涯海角可那狗尾巴花依旧在路边摇曳墙角还开着一朵硕大的玫瑰我知道它们还会回来

檐下的燕子没来得及跟我打声招呼约好了一齐上了路地上的鸟粪还没有干顽皮的麻雀试图借燕窝避寒终于将它挤破我知道明年它们会重做

只是爸爸的水烟袋已经生锈妈妈陪嫁的书桌脚已朽蚀再不能一家五口挤进一条被窝妈妈抱着我的照片早已飞离台玻回家的门已锁我不敢碰触月光照着窗前的我何时已是霜雪飞满头我活得实在是粗糙那么多的细节都没有认真打磨



邮局印记

□陈健全

如城东大街十字街头的跃进路上，邮电局的一幢二层水泥楼房与众不同。青灰色的大楼平面呈矩形，体量庞大，平屋顶，立面中轴对称，中间是带滑轮的铰链式铁栅门，台阶上八字形外廊，看上去庄重神圣，又不失时髦。

走进一楼宽敞明亮的营业大厅，悬挂着的信函、包裹、电报、电话等牌子下方，总是人头攒动，时常排着长队。营业柜台内，身着绿色制服和头戴墨绿大檐帽的工作人员各就各位，邮戳嘟嘟敲着，长途电话喂喂喊着，算盘噼里啪啦打着，报纸哗啦啦哗啦啦分着……

这情形，我自从小学五年级以后，太熟悉了。一来，人长大了点，大人放心，但凡平信就让我来寄；二来爱上集邮，只要跑邮局，就盼着能遇见喜欢的“J”“T”邮票。那时，8分钱的普通邮票图案一律是蓝色的邮政大楼，偶尔才会出现纪念邮票或特种邮票。每当在高高的柜台前踮起脚尖，若是望见那铁夹子上花花绿绿的邮票，就像中彩似的。邮票到手，小心翼翼地托于掌心，来到弥漫着浆糊味的烤蓝铁架桌前，坐在长条木椅上，用羊毛小排刷，蘸上浆糊，仔细封好信封，粘贴邮票，轻抚过后，仍不放心，两个巴掌重叠起来重重一按，邮票粘得牢不可揭。然后，用吊着尼龙线的一支圆珠笔，一笔一划地填写邮政编码。至于收信人地址、姓名，大人早已书写好了，只是邮编刚刚试行，我便对照墙上贴着的邮编按图索骥，然后郑重地塞进门口那绿漆邮筒的扁嘴里……

信寄出了，余下的是等待，除了南京西康路35号李瑞、宜昌珍珠路的杨丽华等来信，尤其翘首以待从成都109信箱418分箱的李筱亭回信，那是妈妈的大舅舅，他在回信中将信件上的J、T邮票剪下回邮，还常常赠他收集得来的邮票。

就这样，我收集的一张张信销票，仿佛一个忠实的使者，越过万水千山，又长途跋涉回来。如今回眸从前的一本集邮册，邮海泛舟的一点浪花而已，“T”字头中，如T.29《工艺美术》、T.37《云南山茶花》、T.41《从小爱科学》、T.42《台湾风光》、T.43《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等等，200多枚信销票，咫尺方寸间，却不知长我多少知识，增我多少乐趣。每次寄完信，还喜欢到零售报刊杂志的柜台前瞧瞧。可以说，除了新华书店、街头书摊，我的阅读兴趣，很多就是从这里培养起来。从少年到青年，《少年文艺》《故事会》《集邮》《中国青年》《读者文摘》《文汇》等等，不知买了多少本，读来津津有味，俨然成为青春成长的加油站。

大厅的北侧东西一隅，分别有一间电话亭，倚墙三面落地玻璃，样子就像如今的ATM机。那时电话也稀奇，与远方亲人通话，或是联系购销业务，都得上邮局打电话。而且，打长途电话可不是件容易事儿，在话务员好不容易接通之前，再心焦都得老老实实地在电话亭外候着，有的甚至头一天没打通，第二天接着再来。有时，我与弟弟趁着其间的空档，进入厚重的玻璃门内，拿起电话听筒，拨老式

的电话转盘，模仿电影《渡江侦察记》里的“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你回答我的话，你回答我的话……”呼叫起来。

同时，来拍电报的也不少，往往心急火燎地赶来，临到拟电报稿时，却又惜字如金、字斟句酌起来，因为一个字三分钱，一字能抵一个熟烧饼哩。还好，柜台的玻璃台板下压着电报稿的填写规范，言简意赅，可依稀画葫芦。那时，看过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动人心弦，孙道临主演的李侠形象亲切、平凡而又使人敬仰，让我们不禁梦想：长大了，当个报务员该多好啊。说来有缘，长大了，我在沪求学时，有幸在华政校园见到崇拜的孙道临老师，并聆听了他的讲座；弟弟果真如愿以偿，进邮电局报房发起了电报。

此外，印象甚深的是，邮局台阶上的门廊边有代写书信的摊点。一张简易条桌靠着门廊，备有信纸信封、毛笔钢笔、墨汁墨水。这里，地方宽敞、又能避风遮雨。一位鼻梁上架着老花眼镜的老学究，专门为代人代写书信。老先生写得一手好字，收费也不多，既是谋生的手段，又为当时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市民，解决了写信的困难。到了20世纪80年代，可能是如城人民法庭设在对过的缘故，这几代书信业务转为代写诉状，无非案涉婚姻家庭、邻里纠纷，我曾好奇地边听边看，通篇事理、情理，谈不上法理，收费却高了。

如今，这种代书的老行当消逝了，与老邮局一样，成为人们记忆中的积淀。

家住景点附近，每次出门时常会碰到从外地来的客人向我问路。一次两次不觉得，遇上多次这样的事情，并且关键是他们会从距离较远的地方朝我走来，希望得到我的帮助。这不禁让我感觉到：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我的外表形象给他们有一种安全的感觉，是因为我面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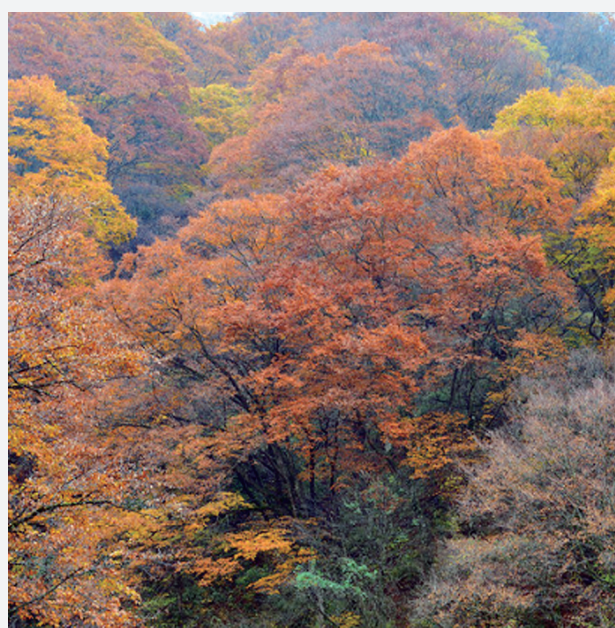
一天，我问妻子：“我面善吗？”妻子说：“你面善！”妻子问我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我说我每

次出门总会被别人问路。妻子不相信，说我吹牛。于是我跟妻子打赌，我说哪天我们两个人出去，别看你是女士，如果遇到问路的人，那问路人多半会来问我，而不是问你。

就这样，有一天我们两个带着这个赌就出门了，来到街上。我们还没走多远，就遇到一对老夫妻来到我面前以浓厚的东北口音问我：“大兄弟，哪嘎达有旅店？”于是妻子带着一种欣赏我的目光和我一起把他们领进了就近的一家旅

店。还有一次在街上遇到一对中年夫妻，正向我们走来，我看着他们脸上的神情，似乎是要询问什么事情，于是我有意识往后退了一步，我想他们距离妻子近，一定会去问妻子吧。然而令妻子不曾想到的是，他们反而舍近求远，从妻子的面前走过，来到我的面前，向我打听事情。通过这两次亲身经历，妻子调侃地对我说：“没想到你老实憨厚的形象还能个城市作一点微薄的贡献。”

我不仅面善，因为来自北方，还算标准的普通话与外地人交流起来也很顺畅。我想，只要我有空，每天至少能做一件有益之事，就是帮助那些外地来的朋友，诸如他们不知他们要去的地方在哪里，不知道要赶哪路车，甚至怎样扫码。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是举手之劳。久而久之，我非常愿意做这些事情，并且我感觉到，能为他们做点事情，有一种帮助了别人快乐自己的自豪感。



斑斓美秋



清歌报

秋之色（三首）

□淑娜

- (一) 红绿紫橙黄 树如彩裳缀满山 斑斓秋色艳
- (二) 秋树不入照 五彩缤纷夺目耀 画中游人笑
- (三) 山林悄悄静 叶黄如掌青如心 夜来卧榻思

面善

□芦长福